前事畧一　秦　漢　後漢　吳　晉

秦

始皇三十三年發諸嘗逋亡人贅壻賈人畧取陸梁地爲桂林象郡南海以適遣戍（司馬遷史記始皇本紀）

徐廣曰五十萬人守五嶺（史記正義）

謹按晉書地理志秦使任囂趙佗攻越畧取陸梁地考史記主父偃傳秦使尉佗屠雎攻越秦兵大敗是攻越者乃趙佗與屠雎非任囂與佗也

三十四年適治獄吏不直者築長城及南越地（史記始皇本紀）

南越（班固漢書越作粵）王尉佗者眞定人也姓趙氏秦時已并天下畧定揚越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謫徙民與越雜處十三歲佗秦時用爲南海龍川令至二世時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召佗語曰聞陳勝等作亂秦爲無道天下苦之恐盜兵侵地至此吾欲興兵絕新道（索隱曰案蘇林云秦所通越道）自備會病甚且番禺負山險阻南海東西數千里可以立國郡中長吏無足與言者故召公告之即被佗書行南海尉事囂死即移檄告橫浦陽山湟溪關曰盜兵且至急絕道聚自守因稍以法誅

秦所置長吏以其黨爲假守秦已破滅佗即擊
併桂林象郡自立爲南越武王史記南越尉佗傳
淮南王安諫救南越書臣聞長老言秦之時嘗
使尉張晏曰郡尉屠睢擊越又使監祿張晏曰監郡御史也名祿
鑿渠通道越人逃入深山林叢不可得攻留軍
屯空地曠日持久士卒勞倦越迺出擊之秦兵
大敗迺發適戍以備之班固漢書嚴助傳
謹按舊志編年載秦始皇二十六年庚辰
置南海郡以屠睢爲南海尉史祿爲南海
郡監秦使屠睢擊越事淮南王安得之傳
聞但云秦時而已不云二十六年也且秦

置南海郡在始皇三十三年見於史記舊
志云二十六年誤矣屠睢監祿漢書但云
尉屠睢監祿而已不知爲何郡之尉監即
張晏注亦不云南海之尉與監也不知其
何所據而知爲南海郡之尉與監邪考淮
南子秦皇使尉屠睢發卒五十萬與越人
戰越人皆入叢薄中莫肯爲秦虜相置桀
駿以爲將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殺尉屠睢
據此則置南海郡時屠睢已死焉得有爲
南海尉之事乎監祿韋昭史記註曰監御
史名祿張晏漢書注與韋昭同後人謂史

佚其姓因史爲官名故稱史祿太平御覽
采臨桂圖經云灕水昔秦命御史監史祿
自零陵鑿渠出零陵下灕水是也據此則
史乃祿之姓非官名臨桂圖經北宋以前
之書是時古籍猶存必出於王範交廣春
秋諸亡書之內不可謂其說無所據也

漢

五年二月詔曰故衡山王吳芮與子二人兄子一
人從百粵之兵以佐諸侯誅暴秦有大功諸侯立
以爲王項羽侵奪之地謂之番君其以長沙豫章
象郡桂林南海立番君芮爲長沙王漢書高
祖本紀

六年三月庚子齊信侯徭毋餘以越隊將從破秦
入漢定三秦以都尉擊項羽封海陽司馬貞索隱
日海陽亦南越縣地理志閩侯千八百戶史記高祖
功臣表
三月丙戌封須毋陸量索隱曰如淳據始
皇紀所謂陸梁也侯詔以
爲列侯自置令長受令長沙王同
上
十一年五月詔曰粵人之俗好相攻擊前秦徙中
縣之民南方三郡使與百粵雜處會天下誅秦南
海尉它居南方長治之甚有文理中縣人以故不
耗減粵人相攻擊之俗益止俱賴其力今立它爲
南粵王使陸賈卽授璽綬它稽首稱臣漢書高
祖本紀
高祖使陸賈賜尉他印爲南越王陸生至尉他魋

結箕倨見陸生陸生因進說他曰足下中國人親
戚昆弟墳墓在眞定今足下反天性棄冠帶欲以
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爲敵國禍且及身矣且夫
秦失其政諸侯豪傑並起惟漢王先入關據咸陽
項羽倍約自立爲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至彊
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劫畧諸侯遂誅項羽滅
之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
子聞君王王南越不助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
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故且休之遣臣授君
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欲以新造
未集之越屈彊於此漢誠聞之掘燒王先人冢夷
滅宗族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臨越則越殺王降漢
如反覆手耳於是尉他迺蹶然起坐謝陸生曰居
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陸生曰我孰與蕭何曹
參韓信賢陸生曰王似賢復曰我孰與皇帝賢陸
生曰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彊楚爲天下興利除
害繼五帝三王之業統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計
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人衆車轂萬物殷富政
由一家自天地剖泮未始有也今王衆不過數十
萬皆蠻夷嶋嶇山海間譬若漢一郡王何乃比于
漢尉他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
何渠不若漢迺大悅陸生留與飲數月曰越中無

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賜陸生橐中裝
直千金他送亦千金陸生卒拜尉他爲越王令稱
臣奉漢約史記陸賈傳

十二年三月詔曰南武緻亦粵之世也立以爲南
海王文穎曰高祖五年以象郡桂林南海屬尉佗未降
遙虛奪以封芮芮後佗降立佗爲越王自三郡芮
惟得長沙桂林耳今復封緻爲南海王復遙奪佗
一郡緻未得王之漢書惠帝紀顏師古注
書高祖本紀

惠帝三年七月南粵王趙佗稱臣奉貢漢書惠帝紀高后本紀

高后五年春南粵王尉佗自稱南武帝漢書高后紀

高后時有司請禁南越關市鐵器佗曰高帝立我
通使物今高后聽讒臣別異蠻夷隔絕器物此必

長沙王計也欲倚中國擊滅南越而幷王之自爲
功也於是佗乃自尊號爲南越武帝發兵攻長沙
邊邑敗數縣而去焉高后遣將軍隆慮侯竈往擊
之韋昭云竈姓周會暑溼士卒大疫兵不能踰嶺歲餘高
后崩卽罷兵佗因此以兵威邊財物賂遺閩越西
甌駱役屬焉東西萬餘里迺乘黃屋左纛稱制與
中國侔及孝文帝元年初鎭撫天下使告諸侯四
夷從代來卽位意喻盛德焉乃爲佗親家在眞定
置守邑歲時奉祀召其從昆弟尊官厚賜寵之史記
尉佗傳

姚氏案廣州記云交趾有駱田仰潮水上下人

貪其田名爲駱侯諸縣白名爲駱將銅印青綬
即今之令後蜀王子將兵討駱侯自稱爲安陽
王治封溪縣南越王尉佗攻破安陽王令二使
典主交趾九眞二郡即甌駱也史記索隱
文帝元年召陸賈爲大中大夫謁者一人爲副使
賜佗書曰皇帝謹問南粵王甚苦心勞意朕高皇
帝側室之子棄外奉北藩於代道里遼遠壅蔽樸
愚未嘗致書高皇帝棄羣臣孝惠皇帝即世高后
自臨事不幸有疾日進不衰以故諄暴乎治諸呂
爲變故亂法不能獨制迺取他姓子爲孝惠皇帝
嗣賴宗廟之靈功臣之力誅之已畢朕以王侯吏
不釋之故不得不立今即位乃者聞王遣將軍隆
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朕以王書罷
將軍博陽侯親昆弟在眞定者已遣人存問修治
先人冢前日聞王發兵於邊爲寇災不止當其時
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必多殺
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
一亡十朕不忍爲也朕欲定地犬牙相入者以問
吏吏曰高皇帝所以介長沙土也朕不能擅變焉
吏曰得王之地不足以爲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爲
富服領以南王自治之雖然王之號爲帝兩帝並
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

不爲也願與王分棄前患終今以來通使如故故使賈馳諭告王朕意王亦受之毋爲寇灾矣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遺王願王聽樂娛憂存問鄰國漢書南粵王傳

陸賈至南越王甚恐爲書謝願長爲藩臣奉貢職

於是乃下令國中曰吾聞兩雄不俱立兩賢不並世皇帝賢天子也自今以後去帝制黃屋左纛除

賈還報文帝大說遂至孝景時稱臣使人朝請然

南越其居國竊如故號名其使天子稱王朝命如

諸侯史記尉佗傳

蠻夷大長老夫臣佗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

老夫故粵吏也高皇帝幸賜臣佗璽以爲南粵

王使爲外臣時內貢職孝惠皇帝即位義不忍

絕所以賜老夫者厚甚高后自臨用事近細士

信讒臣別異蠻夷出令曰毋予蠻夷外粵金鐵

田器馬牛羊即予子牡毋予牝老夫處僻馬牛

羊齒已長自以祭祀不修有死罪使內史藩中

尉高御史平凡三輩上書謝過皆不反又風聞

老夫父母墳墓已壞削兄弟宗族已誅論吏相

與議曰今內不得振於漢外亡以自高異故更

號爲帝自帝其國非敢有害於天下也高皇后

聞之大怒削去南粵之籍使使不通老夫竊疑

長沙王讒臣故敢發兵吕伐其邊且南方卑溼蠻夷中西有西甌其衆半羸南面稱王東有閩粵其衆數千人亦稱王西北有長沙其半蠻夷亦稱王老夫故敢妄竊帝號聊以自娛老夫身定百邑之地東西南北數千萬里帶甲百萬有餘然北面而臣事漢何也不敢背先人之故老夫處粵四十九年於今抱孫焉然夙興夜寐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鍾鼓之音者吕不得事漢也今陛下幸哀憐復故號通使漢如故老夫死骨不腐改號不敢爲帝矣謹北面因使者獻白璧一雙翠鳥千罽角十

紫貝五百桂蠹一器生翠四十雙孔雀二雙昧死再拜吕聞皇帝陛下 漢書南粵傳

武帝建元四年佗卒孫胡爲南越王時閩越王郢興兵擊南越胡使人上書曰兩越俱爲藩臣毋得擅興兵相攻擊今閩越興兵侵臣臣不敢興兵唯天子詔之於是天子多南越義守職約爲興師遣兩將軍往討閩越 索隱曰王恢韓安國 兵未踰嶺閩越王弟餘善殺郢以降於是罷兵天子使莊助往諭意南越王胡頓首曰天子乃爲臣興兵討閩越死無以報德遣太子嬰齊入宿衛謂助曰國新被寇使者行矣胡方日夜裝入見天子助去後其大臣諫曰

漢興兵誅郢亦行以驚動南越且先王昔言事天子期無失禮要之不可以悅好語入見漢書悅作怵韋昭曰誘怵好語入見則不得復歸亡國之勢也於是胡稱病不入見後十有餘歲胡實病甚太子嬰齊請歸胡薨謚爲文王嬰齊代立史記尉佗傳

謹案閩粵興兵事漢書本紀不書南粵傳云南越王立三年閩粵王興兵以建元四年計之則南粵興兵事在元光元年與史記不同司馬光資治通鑑從史記不從漢書蓋史遷孝武時人目擊其事班固得之傳聞不如史記之確然可信也

建元六年大行王恢擊東粵因兵威使番陽令唐蒙風曉南粵南粵食蒙蜀枸醬問所從來曰道西北牂柯江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蒙歸至長安問蜀賈人獨蜀出枸醬多持竊出市夜郎夜郎臨牂柯江江廣百餘步足以行船南粵以財物役屬夜郎西至桐師然亦不能臣使也漢書西南夷傳

元狩二年三月南越獻馴象能言鳥漢書武帝紀

元鼎四年封南越王兄越爲高昌侯史記建元以來侯者表

五年四月南越王相呂嘉反殺漢使者及其王王太后武帝紀

終軍字子雲濟南人爲諫大夫南越與漢和親

迺遣軍使南越說其王欲令入朝比內諸侯軍
自請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軍遂
往說越王越王聽許請舉國內屬天子大悅賜
南粵大臣印綬壹用漢法以新改其俗令使者
留鎮撫之越相呂嘉不欲內屬發兵攻殺其王
及漢使者皆死漢書終軍傳
秋遣伏波將軍路博德出桂陽下湟水樓船將軍
楊僕出豫章下湞水歸義越侯嚴爲戈船將軍出
零陵下瀕水張晏曰嚴故越人降爲歸義侯甲爲下瀨將軍下蒼
梧服虔曰甲故越人歸漢也皆將罪人江淮以南樓船十萬人
越馳義侯應劭曰亦越人也遣別將巴蜀罪人發夜郎兵
下牂牁江咸會番禺武帝紀
閩粵王餘善上書請以卒八千從樓船擊呂嘉等
兵至揭陽以海風波爲解不行持兩端陰使南粵
漢書南粵傳
六年十月得呂嘉首遂定越地以爲南海蒼梧鬱
林合浦交阯九眞日南珠厓儋耳郡武帝紀
嬰齊在長安時取邯鄲樛氏女生子興及即位
請立樛氏女爲后興爲嗣漢數使使者風諭嬰
齊嬰齊尚樂擅殺生自恣懼入見要用漢法比
內諸侯固稱病遂不入見遣子次公入宿衛嬰
齊薨謚爲明王興代立其母爲太后太后未爲

嬰齊姬時嘗與霸陵人安國少季通元鼎四年
漢使安國少季往諭王王太后以入朝比內諸
侯令辯士諫大夫終軍等先其辭勇士魏臣等
輔其缺衛尉路博德將兵屯桂陽待使者王年
少太后中國人也嘗與安國少季通其使復私
焉國人頗知之多不附太后太后恐亂起亦欲
倚漢威數勸王及羣臣求內屬即因使者上書
請比內諸侯三歲一朝除邊關天子許之賜其
丞相呂嘉銀印及內史中尉太傅印餘得自置
除其故黥劓刑用漢法比內諸侯使者皆留鎮
撫之王王太后飭治行裝重齎爲入朝具其相

呂嘉年長矣相三王宗族官仕爲長吏者七十
餘人男盡尚王女女盡嫁王子兄弟宗室及蒼
梧秦王有連索隱曰蒼梧王卽下趙光也有連者連姻也趙與秦同姓故稱秦王
其居國中甚重越人信之多爲耳目者得衆心
上書數諫止王弗聽有畔心稱病不見漢使者
使者皆注意嘉未能誅王王太后亦恐嘉等先
事發乃置酒介漢使者權謀誅嘉等使者皆東
鄉太后南向王北向相嘉大臣皆西鄉侍坐飲
嘉弟爲將將卒居宮外酒行太后謂嘉曰南越
內屬國之利也而相君苦不便者何也以激怒
使者使者狐疑相杖遂莫敢發嘉見耳目非是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即起而出太后怒欲縱嘉以矛王止太后嘉遂出分其弟兵就舍乃陰與大臣作亂王素無意誅嘉嘉知之以故數月不發太后有淫行國人不附欲獨誅嘉等力又不能天子聞嘉不聽王王太后弱孤不能制使者恢無決又以爲王王太后已附漢獨呂嘉爲亂不足以興兵欲使莊參以二千人往參曰以好往數人足矣以武往二千人無足以爲也辭不可卻壯士故濟北相韓千秋奮曰以區區之越又有王太后應獨相呂嘉爲害願得勇士二百人必斬嘉以報於是天子遣千秋與王太后弟樛樂將二千人往入

越境呂嘉等遂反下令國中曰王年少太后中國人也又與使者亂專欲內屬盡持先王寶器入獻天子以自媚多從人行至長安虜賣以爲僮僕取脫一時之利無顧趙氏社稷爲萬世慮計之意乃與其弟將卒攻殺王太后及漢使者遣人告蒼梧秦王及其諸郡縣立明王長男越邑其後越直開道給食未至番禺四十里越以兵擊千秋等遂滅之使人函封漢使者節置塞上好爲謾辭謝罪發兵守要害處於是天子下赦曰天子微諸侯力政譏臣不討賊呂嘉建德

等反自立晏如令罪人及江淮以南樓船十萬
師往討之元鼎六年東樓船將軍將精卒先陷
尋陝破石門得越船粟因推而前挫越鋒以數
萬人待伏波伏波將軍將罪人道遠會期後與
樓船會乃有千餘人送俱進樓船居前至番禺
建德嘉皆城守樓船自擇便處居東南面伏波
居西北面會暮樓船攻敗越人縱火燒城素聞
伏波名日暮不知其兵多伏波乃爲營遣使者
招降者賜印復縱令相招樓船力攻燒敵反驅
而入伏波營中犂旦城中皆降伏波呂嘉建德
已夜與其屬數百人亡入海伏波又因問所得
降者貴人以知呂嘉所之遣人追之以其故枝
尉司馬蘇宏得建德封爲海常侯越郎（徐廣曰南越之郎官都稽表作孫都）得嘉封爲臨亭侯自尉佗王凡五
世九十三歲而亡（尉佗傳）

蒼梧王趙光聞漢兵至降爲隋桃侯及粵揭陽令
史定（史記無史字）降爲安道侯粵將軍畢取以軍降爲
臈侯粵桂林監居翁諭告甌駱四十餘萬口降爲
湘成侯（漢書南粵傳）

謹案趙光等封侯史記漢書年表皆在元
鼎六年

元鼎中熒惑守南斗占曰熒惑所守爲亂賊喪兵

守之久其國絕祀南斗越分也其後越相呂嘉殺其王及太后漢兵誅之滅其國（漢書天文志）

元封元年封涉都侯喜以父棄故南海太守漢兵至以越邑降子侯二千四十戶（漢書功臣表）

武帝末珠崖太守（范蔚宗後漢書南蠻傳）

堪役遂攻殺幸幸子豹合率善人還復破之自傾郡事討擊餘黨連年乃平遣使封還印綬上書言狀制詔卽以豹爲珠崖太守

謹案率善長率善官名漢晉時西南夷及南蠻皆置率善長率善人者率善長所率之衆也

昭帝始元五年夏罷儋耳郡（漢書昭帝紀）

宣帝甘露二年遣護軍都尉祿將兵擊珠厓（宣帝紀）

謹案資治通鑑作張祿

元帝初元三年春珠厓郡山南縣反博謀羣臣待詔賈捐之以爲宜棄珠厓救民饑饉乃罷珠厓（元帝紀）

元封元年立儋耳珠厓郡在南方海中洲居廣袤可千里合十六縣戶二萬三千餘其民暴惡自以阻絕數犯吏禁吏亦酷之率數年一反殺吏漢輒發兵擊定之自初爲郡至昭帝始元二年二十餘年間凡六反至五年罷儋耳郡并屬珠厓至宣帝神爵三年珠厓三縣復反反後七

年甘露元年九縣反發兵擊定之元帝初元二
年珠厓又反發兵擊之諸縣更叛連年不定上
與有司議大發軍捐之以爲不當擊上使樂昌
矦王商詰問捐之曰珠厓內屬爲郡久矣今背
畔逆節而云不當擊長蠻夷之亂虧先帝功德
經義何以處之對曰臣幸得遭明盛之朝蒙危
言之策無忌諱之患敢昧死竭卷卷臣聞堯舜
聖之盛也禹入聖域而不優故孔子稱堯曰大
哉韶曰盡善禹曰無間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
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于海朔南暨聲教迄于
四海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彊治也故
之大仁也然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氐羌南不
過蠻荆北不過朔方是以頌聲並作視聽之類
咸樂其生越裳氏重九譯而獻此非兵革之所
能致及其衰也南征不還齊桓捄其難孔子定
其文以至乎秦興兵遠攻貪外虛內務欲廣地
不慮其害然地南不過閩越北不過太原而天
下潰畔禍卒在於二世之末長城之歌至今未
絕賴聖漢初興爲百姓請命平定天下至孝文
皇帝閔中國未安偃武行文斷獄數百民賦四
十丁男三年而一事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

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於是還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當此之時逸遊之樂絕奇麗之賂塞鄭衛之倡微矣夫後宮盛色則賢者隱處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故謚爲孝文廟稱太宗至孝武皇帝元狩六年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挍迺探平城之事錄冒頓以來數爲邊害籍兵厲馬因富民以攘服之西連諸國至於安息東過碣石以元菟樂浪爲郡北卻匈奴萬里更起營塞制南海以爲八郡則天

下斷獄萬數民賦數百造鹽鐵酒榷之利以佐用度猶不能足當此之時寇賊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死于前子鬬傷于後女子乘亭鄣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遙設虛祭想魂乎萬里之外淮南王盜寫虎符陰聘名士關東公孫勇等詐爲使者是皆廓地泰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天下獨有關東關東大者獨有齊楚民衆久困連年流離其城郭相枕席於道路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夫婦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今陛下不忍悁悁之忿欲驅士衆擠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

救助饑饉保全元元也詩蠢爾蠻荆大邦爲讐言聖人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畔動爲國家難自古而患之久矣何況迺復其南方萬里之蠻乎駱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置也顧顧獨居一海之中霧露氣溼多毒草蟲蛇水土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又非獨珠厓有珠犀瑇瑁也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其民譬猶魚鼈何足貪也臣竊以往者羌軍言之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大司農錢盡迺召少府禁錢續之夫一隅爲不善費尚如此況於勞師遠攻亡士毋功乎求之往古則不合施之當今又不便臣愚以爲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爲願遂棄珠厓專用恤關東爲憂對奏上以問丞相御史大夫陳萬年以爲當擊丞相于定國以爲前日興兵擊之連年護軍都尉校尉及丞凡十一人還者二人卒士及轅死者萬人以上費用三萬萬餘尚未能盡降今關東困乏民難搖動捐之議是上迺從之遂下詔曰珠厓虜殺吏民背畔爲逆今廷議者或言可擊或言可守或欲棄之其指各殊朕日夜惟思議者之言羞威不行則欲誅之狐疑辟難則